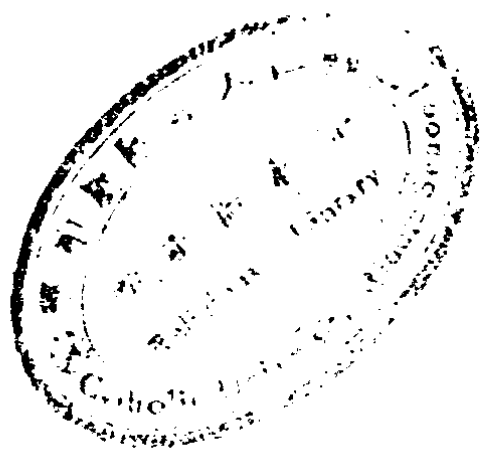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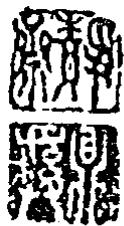


東南聖教柱石

楊淇園先生事蹟



夏鼎彝敬題



秘書處

移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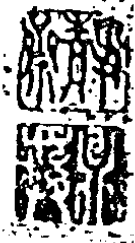
現由秘書處負責保管



東南聖教柱石

楊淇園先生事蹟

夏鼎彝敬題



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

晉江丁志

麟

筆

淇園楊先生，諱廷筠，浙西錢塘人。楊氏科第，甲於武林。公性質軒朗，以好學樂善稱。壬辰成進士，歷督學御史京兆少府。其自督學解組歸也，左右圖書，手未嘗輟帙。越撫朱公，深相敬慕，將使都人士矜式，爰選西湖佳勝，藉皐比而推公講席。公倡道學，結真實社，討論勤修，遐邇知名。其優婆比丘，襲乾竺衣鉢之傳者，恒以禪乘中之，於是公之門，有禮僧之室焉。持珠受偈者環堵。公雅好施與，凡寺刹臺殿，多所修建。先是泰西利瑪竇先生，來賓於廷，倡明天主之道，公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。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，實先從事焉。歲辛亥，我存公官南都，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，金四表交善。比告歸，遂

延郭金二先生入越，適乃尊疾篤時，因卽以終傳之事重托之。公聞李封君歿，往唁，見二先生，欣然叩其宗旨；旣而懇覲主像，竦息瞻拜，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。因延先生至家，厚禮之，杜却囂塵，一意窮聖學指歸。先生爲開示主恩，發明教誡，而後洞然知天地萬物同歸一天主之生養，於是仰視重玄，俯悼微躬，感生成之極恩，幸迷途之已豁，而曩時修齋佞佛之念，幡然更始矣。一日忽謂先生曰：天主之當奉，固也，謂其爲天地萬物之主也；吾聞釋氏乃西方聖人，卽並奉之，亦何傷乎？先生解之曰：不然，主一而已，胡可並也？握天地之大權者，謂之主；明天地之大主，而翼翼昭事無違者，謂之聖；世未有非天主生之人，則亦未有岐天主之聖矣。今釋氏戴天函地，不知有天主全能大恩，是爲至愚；知有主而不知畏，不知事，是爲至悖；譬之食毛踐土，而不知

有君，斯其人之知慮心思，不愚夫愚婦若矣；知有君矣，不忠於其君，而欲自帝自王，斯又亂臣賊子之尤矣；釋氏既欲尊其心性，而滅上主全能，背上主大恩，獨自抗傲，吾故曰：非愚則悖，如是而並奉之可乎？公深服先生之言，因論究經旨，語及天主降生爲人，受難以代贖世罪，公意天主至尊無上，何爲至此，戒勿復言，懼褻天主也。先生乃爲發明其故，以證天主降生之實，且曰：降生之事，正與天主相稱。蓋天主至尊而又至善，善之理在於相通，彌善則彌欲通其善也；極其善，則極其相通；未盡其相通之情，則未極其至善之功也。天主化生萬類，夫既已大通其德於極矣，然而通其能，未通其體，則至善之情未盡也，故天主以爲未足，至於親降受生，以天主性合乎人性，以無上至尊之主，而爲萬民萬世贖罪之身，則其相通之情，至此極矣，無以加矣！天

主至善之心，於是而始盡矣！故謂吾主降生，代贖世罪，非惟不褻其尊，正以見至尊至善之極功也。公欣然擊節稱賞不置。一日金四表先生及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，因發明西禮大祭之義，以麵像之間，天主實式臨之，其義深遠，而猶慮公之未諳也，則更爲反覆歷示以證之。公矍然曰：此安所事揣摩爲者？吾主愛世之心無已，其降生贖世之事之恩，非出無稽，更何復有致疑者乎？因矢志爲主功臣，求領聖洗。夫聖洗，蓋初奉教所行以滌夙罪者也。領洗之規，首遵十誡，誡中一嚴邪淫，第以夫婦爲正，毋二色也。曩公因乏嗣，故置側室，公子二，由庶出，比公固請聖洗，而先生未許，公躊躇且久，私謂我存公曰：泰西先生乃奇甚，僕以御史而事先生，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？若僧家者流，必不如是。我存公喟然嘆曰：於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

徒比也。聖教誠規，天主頒之，古聖奉之，奉之，德也；悖之，刑也。德刑昭矣，阿其所好，若規誠何？先生思救人，而不欲奉己，思挽流俗，而不敢辱教規，先生之德也，其所全多矣；君知過而不改，從之何益乎？公忽猛醒，痛改前非，屏妾異處，躬行教誡；於是先生鑒其誠，俾領洗焉。公致虔以奉主像，擇地置堂，蠲潔供具，堂中帷幕，乃以御賜罽繡爲之；曩者菩薩之堂，泥金之相，沉檀珍寶諸奉，俱以瓦礫置之矣。公之封翁，素有德望，聞公從聖教，輒喜之，亦躬自澡勵，獲霑聖澤。太夫人既耄而憤，日惟長齋繡佛，持誦涅槃，與之談教誡，講理道，如寒灰不然，枘鑿不合。公低回無計者久之，惟是呼籲天主，引躬自悼，并戒家之人，嚴守聖齋，冀主默啟。時公年邁六旬矣，衣不解結，食不再進者旬餘，遂致形容憔悴，氣體羸羸；母訊其故，公乃俯首自訟不已；母復訊之，則泣然

出涕曰：兒不德，不能事吾母，致惑邪說，而背正教，兒之罪也；異日者，母淪永苦，兒百其身，莫可贖矣！太夫人乃悲而悟，悟而愈悲也，歔歔言曰：吾今信矣，爾曷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若是？吾今信矣，惟子是從，無復疑矣！於是亟求領洗。一堂之中，謹悅相慰，以爲從迷而得路，出幽而視明也，爰感鴻慈，闔家奉齋，旬有餘日，咸謝主恩焉。既而公顧悼衆迷，深慚獨醒，傷正學之榛蕪，悲邪說之流行，思揚聖教，接導群生，爰於宅畔，擴建主堂，爲同教瞻禮之地，延泰西會士諸先生，住其中，時與衆人講解聖經；武林人士，靡然嚮風矣。居無何，而太公夫人先後遐舉，太公年八十有四，太夫人年八十有三。公居苦次，盡志盡誠。武林故尙佛事，往往齋僧雜道，廣宣經懺，喧鐃鼓於長夜，熱楮幣以終朝，見公闐不聞聲，則咸議焉；親暱宗黨，至有爲公婉規切諫。公命取家禮示

之曰：此非吾儕所共遵守者哉？禮莫備於家禮，宗儒準古喪祭，垂之萬禩，不過如是，安所取於今之念佛功果爲也？眾皆默然，而猶私擬公儉於待親。於是七七之期，公權佛事之費，而倍施舍之，老羸殘疾，犴獄孤寡，咸沾惠焉，眾乃知公大有所見而然。旣釋苦蓋，宅墳塋，則依聖教隆重之禮，尊嚴具備，不與俗同；其地惟取崇潔，屏絕堪輿之說，以爲禮遵三代，去古未遠，後人希世福，而附會之，禮之所不敢出也。夫人之生也，於何而來？其死也，於何而歸？存而順之，沒而寧之，俾其得全歸復命於上主，孝子於親，如是焉止；沿俗而棄古禮，循人而悖上主，悲哉其胥於迷矣！世俗尙鬼，而公重人，世俗徇人，而公奉主，天主與人相感之際，公蓋有以窺其微，而深明其毫髮之不爽也，故寧踈於人，而必不少懈於上主。旦暮誦禱之課，七日瞻禮之期，大小聖齋之日，

公既倡率家人，就宅中之主堂，殫形神以趨赴；迨於公堂中，尤必以身先眾，輸誠致恭，仰而祈祝，俯而訟悔，任舉一事一物，畧無苟且者。爾時武林有放生會，歲每糜費數千，悉市鱗介羽毛而縱之；公既奉教，知愛物不如仁民，迺薦紳善士同志者，共興仁會，規簡而當，義博而精，每月就主堂中，隨所願舍筭貯焉；令忠謹之士司其出入，飢者食之，寒者衣之，渴者飲之，病者藥之，旅者資之，虜者贖之，死者藏之；四方無告之民，利賴無算，而公軫念更有加及於微弱者：貧窶之人，寒凍殊苦，多患皸瘃，公諭家人，日伺典舖中所鬻敝衣垢裳，收而滌緝之，臬絮則市而楮之，歲施數百所，全活頗眾。鄉之人，有志課其子弟而乏力者，爲義館之設，量才擇師，任其來學，文有期，行有規，時躬檢課，而迪以性學，於是公之里閭，入孝出弟，舉多端士也。一日，行見同教親

柩外露，未獲所藏者，公惻然曰：若翁卽吾翁也，忍令至是！爲之購隴畝，築墳墓，并令教中貧乏者咸葬焉。又於隴中立一聖堂，以行大祭，祝祈主眷，祐其靈魂，其用意周摯若是，他可知矣。時艾思及先生，在講座，更爲廣之，曰：公憐民而多方拯之，其功固不淺矣，第憐貧而未憐富，第憐病之在身，未憐病之在心也。公曰：將如何？艾先生曰：愚謂施人以財，未若兼施人以訓；財及於人身，訓及於人心，財爲一時之惠，訓爲終身之澤也。因言而施，因施而廣，施之爲功大矣。夫聖教書籍一帙，僅數錢耳，施貧不足，施富有餘；今有富貴人於此，予以數錢則艱然怒，予以書籍則翻然喜也；施受固不同矣。彼知吾言之富，不知吾費之儉也。緣是多刻聖學書籍，廣傳正教。艾先生又告公曰：夫爲善之功，貴於恒久，彌久則功彌大。今仁會之施，一出一入，入者有限，施者不

易窮乎？不若權子母而施之。惟是置田宅，計羨餘，歲施其所出之數，此長久計也。公深以爲然，遂置產千金，抵今施不匱焉。公旣欽崇正學，推廣善端，貧富同霑，生死咸戴，其家伯叔並旅，從公入教者以百數；間有浸淫異端，媚佛求福者，公輒阻之，亦皆化而歸正焉。公居家，晝則舉行善課，夜則置淨几，爇名香，聚家人及大小臧獲於一堂，延諸先生端坐，相與發明教旨；蓋公知家庭有罪，歸於家長，是以慰誨提撕，亶亶不倦。至於邦之人，亦以公爲表率，志士仁人，洗心滌慮，嚮化者浸盛！至若平日所躬自克勵，用當韋絃者，約有四端：曰愛人，曰克己，曰忍辱，曰甘難。顧愛人者，先愛其親，誨人者，先誨其子弟；公之子有過，則庭訓責之；家人有犯其命，則每恕之，若犯教規者，必不恕也；蓋恕人之愛淺，而以不恕爲愛，其愛人深矣！凡修德之士，以防私爲要，故克

己之功最不可緩也。公時加警策，至束棕帶腰間，頻年坐寢不貼床席，以遏欲於未萌，其克己篤切如此！人於七情之中，惟怒易發而難制，教中七克，含忍其一，若非用力既久，難言犯而不校也。憶公嘗乘輿入市，騶從駢集，有醉人被觸，恃酒訕公不止；途之人弗堪也，從者欲執治之，公止勿較，歸語人曰：吾平生時聞諛佞，而今忽來讜言，庶幾可贖前愆乎？人服公之雅量。公初奉教時，同鄉沈宗伯疏彈西學，公不阿權勢，慨然殫力發明正理，而尤慮西士之不安也，則請寓其家；或有以難告者，公曰：師弟相從，義也；居恒聞道，自謂生死不渝，一朝臨難而棄之，寧惟不慊於情，卽學問亦非矣。流言之日，適公楚憲命下，故止不行。或趣公，公徐曰：某却有一事放不下處，詰其故，則曰：不有居者，孰顧西士？沈公乃告公曰：西士之事，今置之矣；公莞然曰：某却要公

不置，猶且望於公，伐某親之也。由是益知公之見義勇爲，非浮慕道學，逃虛獵名者比。乃公之用心嚴密，尤有足述者：計其靜默誦經之時三，曰朝，曰晝，曰暮；其省察之端四，曰思，曰言，曰行，曰缺；時不疎放，事無玩愒，公猶閔閔皇皇，若不及也。蓋曰：世之自謂無過者，皆不從事省察者也；不省察，則過不自知，而反自以爲善，無善功矣；故凡進於善者，皆其不自謂善者也；爲善之事有限，爲善之心無窮，吾第偶爲一善而善之，未爲者固多，故吾第覺吾之未能焉，不敢謂吾之已善也。夫不敢以無罪爲功，反以無功爲罪，此其功在乎身體力行，而要非吾主默啟其心，扶翼其行，未易幾矣！公所以旦夕禱告，祈主默佑，然猶自謂日在過中也；不惟內自訟而已，訟必改，改必告，告必補，每依滌罪正規，設誠而致行焉。凡遇瞻禮之日，肅恭謙抑，求爲告解，補贖前愆，

卽公事忙冗，不廢操存。又雅慕西士退靜歲省之法，遂乃自定日期，屏棄塵勞，謝絕交際，獨居一室，請艾先生指引，存省默想之功，因省奉教以後，種種罪端，總求解赦，凡曩時痛悔不真，告解未盡，補贖未全者，旣已定心澄慮，密與主通，然後求領聖體，旣領聖體，益覺修力彌堅，主恩彌厚也。公見人遷善，不勝欣躍。一瞻禮日，有多人士領洗，輒歡心達於顏色，謂艾先生曰：吾見新奉教者，心實喜而且敬之，何也？茲世界尙混混然，聖教未明之時也，乃有卓識之士相率而來，豈不可敬？若至聖教大行，而後奉教者，不足異也。里中有爲公譽者，謂公生平行事，無一不善，獨有一不善處，是從聖教。公聞之，咨嘆曰：某生平行事，無有一善，乃獨有一善處，是從聖教。噫！共一主也，此以爲正，彼以爲不正；共一事也，此以爲善，彼以爲不善；善不善，亦豈徒口說爲準哉？

然公幸而爲此一善，公不爲此一善，則種種善事，何自生耶？艾先生曰：余素勸公爲此一善者，故第畧述之，以不忘故人云；若夫宦蹟善事，余又安足以知之，一聽之口碑史筆可也。公立天主堂與居宅相連，喜得昕夕與諸先生促膝論學，然慮日久不便，屢欲另構一所。天啟七年，丁卯秋，偶遊他邑，忽切念此舉，不可少緩，急急言旋，遂改造聖堂於武林門內；觀巷工竣，而公疾篤，若謂立堂之願已滿，去世之期未遠也。公沒，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，贈泰西先生；嗣後西來先生，故於武林者，未有葬地，因取公所購舊墳，捐入聖堂，爲諸先生前後藏魄之所；而長公之子，又充田若干畝，爲守塋之需；凡此皆善繼祖父之志者也，公可謂有子若孫矣！公享年七十有一，砥礪篤修，至死不懈。易簀前數日，命取楮筆，闡明天主事理，歷解疑端，娓娓不置；家人憂而止。

之曰：宜稍寧神，毋煩思索；公執之固曰：聖教妙理，人未能詳，我深知之，俟我寫盡此意，而辭此世，豈容默然不言耶？既成帙，俱定篇名，命梓行世。臨終悉依教規，備行諸禮，先告解，後領聖體，聖油，以堅定心志，存養靈魂於永訣之際，預示死期。死之日，遠近親故，如喪考妣；邦人上諸當道，舉公鄉賢，雖未足酬其萬一，亦足以徵公德之感人者深矣。公所以深明天學義理，躬行不怠者，蓋其好善之心，虔誠虛受，微承主牖；且先後迓諸泰西先生，如龍精華畢金梁輩，朝夕促膝，惟窮究天學奧旨，或有未明，不憚再三送難，以求理盡心慊。嘗對艾師談論，嘆曰：余與諸先生細論十有四載，無日不聆妙義，大快吾衷，惜乎，世人不肯傾心研究，故鮮能深造於斯道者！公著述有代疑編，代疑續編，聖水紀言，西學十誠註解，西釋辨明，廣放生說等書，要皆發明天主之

道精微透切，爲世所珍。按淇園楊公懿行隱德，亦不勝其悉數也。大都爲者不盡聞，聞者不盡筆，其自旣認大主之後，居恒必與泰西諸先生處，而形神之功，力行不怠，故善承諸先生之訓者，莫如楊公，而深悉楊公之行者，亦莫如諸先生也。邇者艾先生自武林入閩，余幸而從遊，艾先生每津津道之，余思茲世，錮於習聞，其聆聖學，卓然進修者有幾，今獨於楊公見之，竊仰止焉。聞其行蹟，喜爲筆記，而不覺其不文。嗟嗟！非謂此足令楊公不朽也，蓋使後之同志者，可觀而法焉。斯固艾先生之情也，抑亦步趨者之願也！

24
469236
27

1

4

469236

27

上海土地灣印書館

7